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〇九

明　敘南張　岱著

佞幸列傳總論

從來人主之耳目嗜欲股肱心膂必有所寄不寄之宰輔則寄之侍從寄之婦寺寄之常侍寄之戚畹此六人主倚畀之常而特其奸徒所挾之術千奇百怪其所以中昏庸柔暗之主者尚淺其所以中英明剛愎之主者尤深是以我明佞幸多在　成祖英宗武

宗世宗之朝如紀綱汪直劉瑾錢寧江彬陶仲文邵
元節之輩狐假虎威熱可炙手　列宗雖明察如神
為其煬蔽竟若罔聞至如　熹宗昏髦客魏提挈弄
如傀儡則又卑卑不足數矣故如毒蟲摯獸何地無
之特人不遭逢則亦與泥沙等棄耳何朝無倿何人
無倿特倿人之有幸有不幸是在人主之自設防維
也易經乾坤下六卦皆有坎屯蒙未出乎險訟師方
履乎險戒之至矣若夫需比乃亦險焉蓋斧斤鴆毒

在於枕席觴杯之間而栩栩笑語未必非關乎下石
者也千古之巨慝大惡皆千古之明君察相以為不
足重輕而奴隸畜之者也嚬笑一竊用以魚肉天下
傾覆國家止在其咄嗟顧盼間而有餘矣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習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
詭秘能逆鉤人意嚮輙先發之王日益幸以為千户

既即位擢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
既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邸日夜操切陰
計聞　上：大以為忠磬欵無間即淇成諸公見綱
自匿引而綱遂肆意為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譙春等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　上久亦頗踈之
中貴仇綱者内發其端　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
史院按驗俱有狀即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
史院狀綱罪其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僄薄駔儈陰

歙陽御攛掇藁尾抱箴隨心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獻入牛之橋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寶二十枚奪民八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隱縣官于民地八所從籍故晉王乾後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從籍

故吳王送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
坐置酒命優童直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
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
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
鞓林玉石爲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
沐好食之陽爲言見　上赦若誘金帛且盡更數日
將至市殺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娑晉欲買

置騰為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內持鐹〻祿首腦裂
祿懾噤不敢語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道誣持其
冒賞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
弓弩萬計腐耻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從
詔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出待歲綱輒簿錄尤者內
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秀　高皇帝籍
沒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為人把持因綱舍
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

一株奇寶十具異繪綺四十疋願得從贊御列為外
府外廐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
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以語文度吾後庭未
充為我徵吳中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五而
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當端午上射柳
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折柳鼓譟以觀
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不中瑛折柳鼓譟竟射
無敢糺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為天子腹心臣負

妄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〻萬死指揮敬
江千戶譙春鎮撫琪等比周為誣罔亦當死并諸應
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為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淅人謝通
者為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繫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旗校逮杲數捕告謗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為賢然杲已為　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杲為人陰賊懼害己所避事為　上緝察中外摭拾群臣細故濫及無辜　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杲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干以私上益德之其官與達竝杲念故為達所逐棄時時欲害達達惴惴幸自保而已杲既為　上伺察石亨曹

吉祥兩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
杲以叛杲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
及其繼杲乃亦欲學杲所為以自媚于上曹欽誅後
上居常不自安內借達為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逯杲
激叛曹欽以有東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
責之術求親于 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為然分遣
官校行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于僚庶 上
以為能至與學士李賢並委矣 上朝左顧則命賢

右顧則命達〻所緊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
因不承輙稱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爲奸利念
一時能言已於　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
達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仆錦衣之門扉
中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閒　憲宗即位以典
璽局〻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調之邊衛達既得罪
訴冤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
浮于謫遣　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鞫之左

都御史李賢等上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太獄屢興內直重蔽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校驛騷子弟交通爲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〻是 上命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罪亦如之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録詔謫戍南丹而達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爲家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 武宗能左右手拓弓

武宗悅之賜國姓為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理敗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既典詔獄權益重伶人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為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 上起居但伺寧寧內侍 上外招權納賄即諸大臣造謁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艴意輒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貲投寧求為鎮守總兵若扣以危

急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為父寧使岌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鋭者東廠大璫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為民華降一級調外錦衣衛千户注與寧有連有瞽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兄與人鬬不勝注執鬬者榜掠之鬬者死鬬者家訟

刑部擲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不敢問也員外郎劉東鑑署郎事即據眾證成獄注求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贏粮為公費沿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提牢者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及兩侍郎造寧謝寧佯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始詣刑部麟及兩

侍郎與注揖拜若賓客讞大理即執允寧乃寢因粮
事不治調懋德為州同知而兵部尚書王瓊者故着
單剌帽帖裹衣入豹房侍 武宗飲酒與寧輩相懽
也左都御史彭澤言及寧輒忿瓊挑寧怒竟傳旨罷
為民然寧雖熏灼傷忮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
賫鈔竟不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六德有
寧者寧既得寵甚于永安六歲為都督寧與銳念富
貴已極 上無子欲結一強藩為地寧庶入宸濠私

結寧銳兩人寧銳為宸濠復護衛屯田且日泄 上
動靜于濠濠謀出旨召世子司香太廟為它日地寧
不敢言 上念無以答其求意以玉帶綵幣附其典
寶馳歸詐稱 上賜令府中官屬服緋稱賀凡濠府
中人入京師者皆主臧賢家有所賄請臧賢達寧其
進金銀玩好又臧寧達 上於是諸大臣多受宸濠
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為多會銳與寧有隙欲有以傾
寧御史熊蘭南昌人也宸濠時時虐蘭家蘭欲上變

不敢蘭邑子掛儀者出入鋭所鋭愛之蘭因勸儀告鋭儀備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鋭以危言動之鋭悟許潛發寧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黨姓名授御史蕭淮鋭先入言而寧未知也方約求見 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鋭詆故不行寧自言上﹔不應毀蕭淮 上又不行寧心疑既 上使太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 上繫宸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衣衛獄私馳報于宸濠埽罪滅賢﹔

謫戍邊行未百里使校偽為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　上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既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進閘止之使董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狀　上曰黠奴我意之即令羈管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俘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萬餘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　世宗即位磔寧市揭

寧罪狀繪處决圖榜示天下于永安及其養子傑等
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者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
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太同遊擊將軍隨總兵
張俊至過薊殺一家二十餘人為功賊平得大賞時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
徤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　武宗喜令内閣草制
臺諫交章　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

不可詰旦竟內降于是錢寧言彬于 上上召見彬

彬為人黠悍狠忍談兵 上前爲自稱詡 上悅之

以為左都督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卧起時與奕奕

不遜千戶周麒名叱之彬竟陷麒榜掠至死于是左

右皆畏彬彬時以武事欵 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

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 上戎服臨觀之砲銃

之聲不絕中禁或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入號邊軍

為外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閭都人苦爲彬言

上請創西官廳　上以彬為提督彬秉　上喜益言
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召入豹
房亦賜國姓為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
敬等俊八臧賢雖與彬表裡擅權然寵出彬下彬于
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獵近郊茲　上騎鐙冑幾不
可辨因數〻言宣府樂請　上幸其處　上欣然馳
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彬為　上營鎮國府
第于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〻夜入人家

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為薪而　上樂之忘歸
稱曰家裏而虜寇陽和轉掠應州　上與諸將擊之
尋引去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並官錦衣指揮而琮
周皆為都督　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
彬乃奏或壅格之至二三歲　上稱威武大將軍並
欲以彬為副　上還京數念宣府不置彬復導　上
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璧衆馬
數十萬令邊官各獻虎犬馬通金錢又萬萬計縛辱

官史縱因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具疏請
回鑾指切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拷斃于詔獄
居一歲復導 上南巡群臣皆言彬 上示以群臣
奏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盖死者十餘人宸濠反
彬與張忠贊南征既擒 上入南京受俘彬從 上
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既 上復欲幸穌浙湖湘
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入欲言 上重譴之其黨勸乃
止 上亦罷彬蘇兵權威冐竊名器導 上數歲間

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賄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皆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宥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閙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召致仕尚書洪鍾令傾貲謝恩鬻鍾別所趣其家營辦其横如此　武宗寢疾彬猶改團營爲武威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宫車晏駕楊廷

和請散遣邊兵邊兵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分布腹心衆甲裹粮備動息京城市閭人馬夜介然有聲楊廷和與司禮魏彬溫祥謀秉間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脊安吻太后遣彬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祭畢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飯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曰皇帝安在安得旨批門者門者擁之收者追執之

觀者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拏江彬朝安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罵彬曰早聽我言寧復至死方彬執時百官正罷臨思善門吏部尚書王瓊忽失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遣千戶旗較未至京師者皆潛逋是日天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為彬所格藏私第者搜得三十餘世宗即位法司鞫彬及彬已具命磔于市周琮與其三子皆論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千五百兩白金

二千二百櫃〻二千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
物不可勝計石匱書曰佞幸之於人也甚矣哉 文
皇帝至暴抗也猶安紀綱而况其下者乎盖綱與達
輩巴不如嫣說聲不如延年其躐榮固寵何以得此
於君上哉徐武功築何不効往叩高僧〻曰聖人無
欲夫珠制龍鐵制珠皆從欲起群小皆導主於欲者
也幾何而不為其所制哉
李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為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曰

太監錢義柯興以祈禱術見　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爭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服各一圖書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侍從八年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己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譖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及所與往來諸公卿並

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有陰附以媒進者皆啓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朝廷之上有議及之者禍輒至　孝宗嗣位科道首以為害下孜省於獄追所賜冠敘賜章遣戍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印綬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獄孜省不勝楚掠遂死獄中

邵元節興安人少穎慧讀書過目輒了悟大義仙源范文泰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始太虛之秘學

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四方受業者多就
之寧藩欲致門下元節遜知其將來避不就遂放浪
江湖間嘉靖三年上徵至京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
諮以治道乃舉唐虞三代為治之畧以對而輔以玄
教主靜之說 上嘉納之乙酉圻內雨雪愆期 上
命禱之輒應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志
默秉誠致一真人兼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官總領道
教掌行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丁亥請得馳驛還

山明年加三宮住持庚寅正月　上有事南郊命元
節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勅贈元節
父為太常丞母為安人如父臣例并封其師文泰為
真人壬辰勅建真人府於都城西落成　上命夏言
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緹騎四十人充掃除
後賜今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敕中使即貴溪山
中昺建琳宇賜額曰僊源宮既成甲午又疏乞暫還
山展視居山中旦必朝服北向再拜中夜焚香祈天

禱聖壽日以為常無何 上遣錦衣千戶孫經往同
撫巡臬官迓迎之舟至潞河 上命中侍迎入賜以
大紅彩蟒衣賜闡教輔國玉印時 上以祈嗣設醮
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大悅越三
年元子誕生皇嗣登見每歲郊元節被彩簪花寵賚
駢矣尋陞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寶
冠法服貂裘蟒翁御饌珍品不已勝紀授其徒邵啓
南等若干人祿秩有差已亥 上昉視顯陵元節留

京邸日惟焚香誦經祈保萬福一日晨起猶登壇作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怔然殆將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萬歲主一訣耶言未既而卒享年八十有一 上駐蹕裕州聞之悼慟至為出涕即日親灑宸翰勑行在禮部贈謚諭祭十壇命中官錦衣護其喪還勑有司營葬恤典准伯爵例

陶仲文黄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其姓仲文少為蘄水黄梅二縣椽喜治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眞人元節徵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秩滿爲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眞人巳幸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眚見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巳試之宮中禱以符水噀劔絕其妖莊敬太子患痘迎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巳亥護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遶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兆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禱之仲文曰火終

不免弟謹護聖駕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算
上僅以身免即日出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
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艱一日問仲文卿何術
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
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輙事祕禱以祈
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
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
加少傅餘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無少

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
一真人知道録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
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録
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禄
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
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寃獄
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
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

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晏邦謨至迎和門授敕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內降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祝釐保國禱祈而賜累累效職若鞫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脩雖數爵亦未克酬令以平獄謝佀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閒存所善府丞朱隆禧　上曰師言

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盍
隆禧故考察聞住官也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國政物仲文實無他方術在上左右寂久亦小心
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歸特
命馳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䘏甚厚隆慶初詔
追奪仲文爵典藉其家石匱書曰李孜省鄧元節陶
仲文俱以方術顯而卭其中也寔無有則不得以方
術名之矣不得以方術名之而身受寵榮古今罕儷

得非以佞幸之故乎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之佞在宋朝猶不可無而況不為宋朝者乎太史公傳韓嫣李延年不曰色幸而曰佞幸蓋有以矣

石匱書卷第二百十六

群雄列傳總論

明　劒南張岱著

帝主草昧初起必有群雄列國為之驅除荊棘剪闢艸萊珍滅數家遂成一統但其批郤導款自有幾宜稍或舛錯則敗乃公事矣然其幾宜止在瞬息蘇子曰凡人畫竹必先有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

鶻落少縱則逝矣帝王之平定天下一如畫竹如無成見則所向有毋安能成事哉　高皇帝曰朕與張陳二寇相角人以士誠近在肘腋先事撲滅是亦一計不知陳剽而躁其志驕張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鄱陽之役與戰宜邀吾國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令先攻士誠則友諒空國而來何以應之姑蘇又猝不可拔大事去矣朕何知々先後着耳只此先後一着近在

目前當局者多迷而不悟耳群雄角斧先着一失遂為明眼人擊手得之左右縱横遂成全勝豈不稱快蘇秦合縱之計解而秦得以并吞六國然六國之自失其着耳豈得盡為秦罪哉

韓林兒者欒城人也其祖以白蓮教惑衆謫徙廣平元末其父韓山童與其黨劉福通等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江淮之人騷然皆動黃河南徙元用賈魯鑿永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當道

埋之鐫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河丁
掘得相驚咤於是福通等告衆曰山童宋徽宗八世
孫當帝天下我劉光世後合輔之聚衆三千人於白
鹿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約起兵〻用紅巾為志
元得山童捕殺之林兒逃武安山中福通據朱臯攻
破羅山舞陽葉縣陷汝寧光息衆至十餘萬自碭山
夾河求得林兒復立之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敗元
龍鳳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為平章

然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遵道頗與爭權通

伏甲兵撾殺之自為丞相已復稱太保遣人檄滁陽

王為帥張天祐及　高帝副之　帝見檄不受曰大

丈夫不副人諸將曰明公方欲渡江舉吳楚燕甌越

今滁和間已屬我不受宋命生一敵也受之緩急猶

可倚夫公方舉大事柰何與小豎子見氣邪　帝曰

若是則用其年紀已元將八都魯大破福通兵於太

康通挾林兒走安豐復遣李武崔德陷商州入潼關

元豫王與樞密定住引兵復之亡何復爲武等所陷
遂攻七盤藍田拔武關直趣長安分遣毛貴等陷膠
州東出谷同華三輔大震行臺御史王思誠移書察
罕求援時察罕新復陝州兵銳甚率輕騎五千與李
思齊倍道轉戰而前斬獲無算武等大敗走而毛貴
自膠陷萊陽趨益都脫陽直擣濟南於是濟南圍急
樞院董搏霄提兵大破貴於城下幕府忌其功命轉
守長盧濟南復陷搏霄方駐南皮貴突至殺之不見

血惟白氣衝天貴遂自河南出直沽畧薊州柳林而
北福通六自將破汴梁自安豐迎林兒居之遣關先
生破頭潘等分兵出沁絳焚上黨攻遼冀雲中鴈門
代郡烽燧數千里而遂入上都留七日火其宮闕轉
掠塞外至高麗迺還白不信大刀敖李喜等復陷秦
隴鞏昌進圍鳳翔為察罕所誘破奔漢中時所遣田
豐據東昌王士誠攻懷慶晉寧兵互有勝負而山東
諸郡冀寧大同以西無一完城察罕勒兵塞井陘太

行扼其歸路豐與誠廼降察罕以豐爲先鋒攻棣州分奇兵畧泰安狥章丘擣瀕海郡邑而自將大軍攻濟南復之時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治攻具諸道具進豐等謀叛請罕輕騎行營刺殺之入益都其子擴廓攻城益急豐等求救福通福通往援敗還擴廓穴地道入遂拔之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因復莒州關先生毛貴等皆敗而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福通乃大窘適張士誠又遣呂珍攻安豐棘甚因遣使間道詣

建康乞師　高帝自將救之劉基曰奈何不急漢高帝不聽兵至呂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三月　高帝至擊呂珍大破之乃與小明王還建康先是龍灣之捷諸將欲奉小明王爲帝劉基怒不許陳天命所在然　高帝用其年紀如初十二月林兒殂乃以明年爲吳元年

徐壽輝蘄之羅田人也爲布賈至正十一年袁州慈代寺有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動湖湘麻城鄒普勝

火唱其術壽輝至寺浴塩塘有毫光普勝驚怪之共推為主舉號紅巾陷黃州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之改元治平以普勝為太師陷武昌遂南攻九江時荆湖守臣聞風棄城遁獨李黼拒守檄邨落聚木石險處扼其歸路與黃梅簿出戰大破之殺獲二萬餘廼謀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令冒鐵錐於棧散布岸下水中勝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為錐所中不得動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頭東西援絕勝益兵薄

城蘄登陴發弩勝巳入矣巷戰死之南康遂陷而輝所遣項普畧復破饒州及新都信州由昱嶺關攻武林為董摶霄夾擊失利軍中有能為十二里霧者六死之輝大窘適倪文俊巳定漢陽遂建僞都迎壽輝居之復陷沔陽澧岳衡峽諸州巳復陷川蜀諸郡令明玉珍守爲威順王令其子與湖南帥進禦至漢川水淺爲俊火筏所焚遂遇害俊威名日盛謀篡壽輝不果奔黃州爲其部將陳友諒所襲殺

陳友諒沔陽漁人也嘗為縣獄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往從之輝使隸倪文俊麾下俊以其刀筆心易之令領簿書椽稍次遷偏裨至元帥及俊專恣友諒忌不能平於是乘釁殺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引軍繇上流擣小孤山與伯顏戰四日夜追薄城下左丞余闕以孤軍血戰死之安慶遂陷復破隆興路及瑞州攻邵武吉安撫州畧建昌汀贛以西具有之復遣兵破衢州及襄陽路其黨王奉國狥信州殺守臣伯顏

不花軍聲大振初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
諒忌其來將不利已不從心常鞅鞅至是壽輝引兵
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城西俟其入
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親信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開府置官屬壽輝既失勢拱手擁
虛位而友諒益驕驁急欲代之尋率舟師入寇太平
挾輝以行佯使人詣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
擊之碎其首立斃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

國號漢改元大義值大雨群臣霑濕立江岸籍卉迦而拜遂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必先之邊皆驍将漢人稱必先曰潑張友諒為人貪忍有權術思致死一决則與張士誠約從而攻我建康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則獨来時我太平新為友諒所併聞漢来皆凶凶　高皇帝從劉基言與决戰而遣胡大海擣其信州制漢後指揮康茂才者素善友諒　高帝使為偽書請降吉之内應分

兵三道入茂才如指使其門者致友諒書友諒見門

者曰故人也問起居曰康公安在曰屯江東之圯曰堅

乎曰木也友諒忻與之壺餐遣之而示之間曰我來

呼老康門者歸　帝使李善長石江東圯易其木爲

而具使趙德勝跨新河城爲使常遇春馮勝華高將

帳前五翼草伏石灰山陽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勝

港張德勝朱虎軍水軍龍江　帝總大軍軍盧龍山

黃旌偃左赤幟偃右曰揺赤幟則斂攻動黃旌而伏

起友諒至衆三其兵自入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狭不
得朋舟退出大江衝江東橋其地石也且新河已設
敗矣呼老康無應者友諒知為所賣趣之龍江萬人
先之登岸植柵　帝擐甲建羽葆親視士暑甚士汗
如雨　帝偃蓋與同汗士欲戰　帝相風曰天且雨
諸軍食少選西北風狂雨甚　帝揺赤幟諸軍奪岍
拔柵友諒麾而戰雨收　帝動黃旌鼓之石灰之伏
出達德勝虎皆集德勝從中大呼大破之友諒遁而

與其衆爭舟困於汐徑免盖斬及溺以二萬計俞通海追而火其舟慈湖又大破之張德勝追之釆石戰酣廖永忠大呼殺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王銘挺而進漢兵攢槊刺銘傷額三周於陣又大破之德勝死周顯與漢戰龍灣渡橋亦破之諸軍乘勝追擊守太平者遂破之漢降將志雄曰漢併兵東無守安慶者可取也　帝使余元帥等取之以趙仲中守焉志雄趙普勝部將也怨友諒誘殺普勝故龍江之戰不鬭

而降而大海信州之師六捷於靈溪　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之於是漢門戶墮矣友諒尋遣張定邊來攻安慶仲中走　帝曰仲中渡江舊人予不忍辟賜之絃曰弦懸也而納官其弟辛丑三月漢遣將李明道寇信州夏德潤與戰死於草坪漢阻王山繆美馳而爭王山德濟兵少僅嬰城守久之胡大海李文忠援至德濟開門延戰大破之王玉手縛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　帝復其官使為鄉導以取龍興亡何張定

邊復來取安慶安慶陷八月帝親往征不下劉基曰江州漢巢穴也徑趨之帝曰善引兵而西距五里許友諒不能軍夜奔武昌追襲其王研華蓋日月旂帝帝使達屯漢陽柅之康茂才等乘勝破楚諸縣於是漢失江州其將吳宏以饒降王溥以建昌降其明年胡廷瑞興其平章祝宗康泰以龍興降帝得龍興改曰洪都以葉琛為知府使鄧愈與兄子大都督文正守之於是用漢失龍興其將歐普勝以袁

降曾萬中以吉安降彭時中以龍泉降而安慶漢不能有矣友諒既失龍興鬱鬱不得意思一相當則大作舟艦載其婦屬百官以六十萬師空國自武昌來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為棚板房為蔽艣頭裹鐵一舟數十癸卯四月傅雲梯蒙竹楯於洪都城下晝夜攻撫州門墮者三十餘丈鄧愈與文正殊死鬬且戰且築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圭朱潛皆死趙德勝巡城東門中漢伏弩死洪都旦暮下文正遣捨

命王詣漢約降日以遠而使張子明夜行見　帝及日至漢使來受降望見城上志皆新遂縛捨命王敍城下會子明歸漢軍獲之湖口友諒啗之曰若為漢呼降者貴若子明諾至城下漢嬰子明背曰呼子明大呼曰賊使我呼諸公降我佯許之幾得見諸公諸公第堅守大軍旦夕至矣友諒怒以戟刺子明子明死七月漢圍洪都八旬餘矣　帝親督舟師二十餘萬應之乙酉次湖口丙戌友諒解圍出鄱陽湖逆戰

丁亥遇康郎山　高帝東白海分師十一戊子徐達
常先擊其前鋒獲一巨艦漢兵死者千五百餘人常
遇春等連艦大戰俞通海飛炬火其舟二十火反延
達舟達撲火更戰張定邊直前犯白海白海膠於沙
漢兵亟爲程國勝倪吃之與陳兆先大奮擊韓成曰
事急矣冠公冠服公衣爲公也而投於湖吴舟之人
釋戈大哭漢人皆喜會遇春通海疾擢來水滸浮遇
春射中定邊走之國勝逐後力攻與兆先皆死之通

海廖永忠飛舉追定邊定邊舟被矢百餘亡卒甚衆己丑友諒自乗赤龍船悉其巨艘連鎖促戰曰赤厭白漢旌旗樓櫓峩如也矗如也吳舟小仰攻多卻帝手旗麾之不前斬右隊長十不能止丁普郎余昶陳弘徐公輔皆死之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手兵若戰郭子興曰舟寘不敵火攻可日晡東北風甚怒常遇春藥葦七艘火之熖漲天赭湖水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皆在焚中庚寅友諒復力戰自辰至

已所殺傷我過當礮砲若雷劉基急呼 帝更舟礮
碎所坐白海 帝夜盡白其舟以誤漢人詰朝大戰
漢舟大上下不相聞卒死欲盡舵者尚呼櫓廖永忠
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乘飛舸六入鏖戰漢艘救之若
從六舸方深入仰而殺漢兵戰既酣瞥波出諸將望
之氣勇百倍呼声動天地湖水盡立大敗漢人日暮
吳先航罌子口單湖而軍友諒退保鞋山不得夜吳
泊左蠡漢泊潴城相持者三日 帝貽漢書挑戰漢

不敢出劉基請移師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尅之必勝帝從之駐南湖水陸營置火舟火筏中流扼漢旬有五日漢食盡掠餉都昌都督文正焚其舟大窘八月壬戌友諒欲突出湖口饒下流遁歸武昌常遇春與諸將還以火舟火筏進擊之聯北隨流自辰及酉力戰不休至涇江口我師復出擊之友諒迫啓窻視中流矢貫睛及顱死擒其太子善兒偽平章陳榮等以楼船降定邊夜東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奔武昌友

諒自稱帝迨死四年耳其初起也父普才告之曰汝一捕魚兒耳而欲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理至武昌發喪襲位改元德壽帝振旅以赤舟載俘白舟乘士分之盡舟之白地縣勝於鄱陽始也過湖浮屍蠡蠡帝歎曰噫士爲我死復之以樓纜三拔之湖魂之憑者能爲厲神其纜曰樓三舍人舟行禱焉十一月命常遇春征武昌不下其明年諸將奉

帝為吳王後往征之是時漢丞相張必先守岳州張
定邊縋城往告必先引兵去城二十里軍洪山 帝
命遇春率兵五千擊之必先大敗擒之 帝使縛示
漢曰潑張我得矣漢氣大索居數日 帝使漢故降
將寇復仁往招諭復仁曰主上不忍糜漢而使臣招
必陳氏之孫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
帝曰吾力非不能得漢須兵而待念百姓耳復仁歸
漢城下理舊名入相持哭告之故乃銜璧肉袒出降

俯伏戰慄　帝挈其手曰無畏命宦官入理宮告友
諒父母府庫儲蓄悉聽取其官屬以次出城妻子貲
裝得自拉召父老慰諭之飢困賑之米諸將得漢鏤
金牀　帝立毀之以示無所玩好民大悅乃封理歸
德侯普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侯友直懷恩伯理居京
師鬱鬱出怨言　上以普才適滁而徙理於高麗
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為農身長八尺目有重瞳
子剛直素信其鄉里人元順帝十一年汝穎兵起隨

入相結屯青山推為屯長已歸徐壽輝漢陽授元帥鎮沔與元丞相哈林禿戰矢中右目人號旻眼子十四年沔飢玉珍以兵千人槳斗船五十泝夔為沔貿粮至巫峽人多就之者青巾盜李喜聚衆苦蜀元將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其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漢兵怒皆挐舟去出巫峽羣訟之玉珍且曰重慶一城兩丞相左哈林禿右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

未決其萬戶戴壽曰公鎮瀘救困民也貿糧巫峽間
亦救困民也平西衆亡其主帥僨憤訟公此亦困而
可救公何不中分所載粮還瀘以其半因平西兵攻
重慶事濟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王珍用其策襲破
重慶生致哈林禿完者都夜遁果州父老迎入城止
殺禁掠皆大喜壽輝以為隴西右丞久之完者都與
參政趙資平章朗革歹復自果州至屯嘉定之大佛
寺王珍使部將萬勝禦之勝使陳夜眼夜緣嘉定城

以入完者郝朗平夕遁獨賓守大佛未下勝獲賓妻執示之江岸資用強弩射殺之曰汝不見平章婦平章婦者朗平夕妻也城陷赴水死已欲射殺其子衆擁之不得相持半載餘王珍以兵繼之大佛陷資復與之者郝朗平夕會龍州圖興復：為重慶所執見王珍不屈死蜀人謂之三忠王珍憐而禮葬之初王珍以完者郝時道出瀘暮宿瀘河下部將劉澤民曰此間有隱進士劉禎公盍見焉王珍往見喜曰吾孔

問也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先一夕禎夢冕旒者造廬
問王珍云久之陳友諒殺壽輝自立王珍怒曰友諒
與我比肩事漢陽今如此使其將守夔不與通祀壽
輝廟之衆推王珍為隴蜀王王珍不從禎屏人說曰
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青
中苦蜀明公撫養而安全之民心之歸天命可知且
明公既絕友諒必不能並之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
是平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孰守取哉弗

聽明日又言玉珍乃以元至正二十二年春三月戊辰即位於重慶國號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氏爲后子昇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內置國子監敎公卿子外制提舉司敎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去釋老二敎賦稅什取一農無征置雅樂立郊社皆禎爲也乃命萬勝鄒興攻雲南興元巴州皆有之元陝西行省叅政車力帖木兒擊敗玉珍兵金馬山擒玉珍弟明二玉珍愛萬勝勇妻之以二妻呼曰明三已更

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三爲右丞相向
大亨張文炳爲都察二院分境内爲八使其臣鎮守
屯積以贍士二十五年高帝稱吳王二年矣使〻約
玉珍爲與國玉珍使其參政儼答聘玉珍再使明三
取雲南失利諸將往〻暴掠不能制居見五年卒年
三十六子昇襲位方十歲改元開熙尊彭氏爲皇太
后是爲元二十六年久之明三與張文炳有郤文炳
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后旨縊殺之國人不服平章吳

友仁興兵討昭昇命戴壽禦之友仁曰昭不誅國必不安君朝誅昭友仁當夕鮮乃誅昭明三夏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明三死夏以不競其年昇遣使來貢吳王使御史哲報聘吳王有天下改元洪武二年使求大木昇亦答貢其冬遣楊璟招諭之其臣各雌黄璟還為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故能兩全身家流譽亡窮足下幼襲先業不咨至計徒取裁左右為瞿塘劍閣一夫負戈

萬辛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何則蜀之最霸莫
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兵食不足取之南蠻然重〻
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興元以陸絕
一隅之地延須臾之命可謂智乎皇帝威武神聖有
順必賞無負不衷特念足下先人故不忍加師又意
足下沖幼未嘗恐惑於左右者之說故使璟面諭禍
福深仁至恩可不知乎夫漢友諒吳士誠皆以英雄
之姿割吳劃楚造舟塞江河積糧比山嶽自謂強將

勁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平江再困張氏面縛友
諒子理窮歸江夏窮迫出降然皇帝卒矜而赦之封
以侯爵今足下毋論二君且亦自眂何如理耳空幡
然獨斷自求多福不然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
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沖幼不嘗亦
痛心老母逆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三年大將
軍達還自西安遣裨將金興旺張龍錄鳳翔轉攻興
元克之其秋吳友仁復來寇興旺中流矢猶戰達援

以定西屯益門使傅友德趨龍江夜襲木漕關下斗山令其軍登山爇炬友仁夜驚遁去四年春正月高帝以中山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永忠為右副將軍暨營陽侯璟都督僉事昇率舟師繇瞿塘趨重慶頴川侯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文輝率步騎繇秦隴趨成都命衛國公愈往襄陽餉之密諭友德曰夏人聞吾西伐必悉銳守險東扼瞿塘北阻金牛

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潰矣閏三月湯和廖永忠往取歸州江漲次夔之大溪環引兵出溪口將進瞿塘莫仁壽守瞿塘以鐵鎖關關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鑿兩崖引纜為飛橋砲石竿鏡匝兩岸環戰弗利引還和永忠欲稍待秋水落乃進友德則直馳入陝揚言曰出金牛引精騎五千趨陳倉緣山晝夜行入階克之擊敗其守將丁世真生擒其將雙刀王十八八而湯和攻歸六克之友德進至文蜀八

斷白龍江橋葦而濟至五里關丁世貞復來拒戰汪興祖死之友德奮戰破丈遂克階州下江油彰明二縣趨綿遣藍玉夜襲綿壘自後乘之時向太亨守綿走保漢友德造舟以渡漢江植木筏數十大墨曰其日克階某日克文浮瞿塘之湍放之湯和向大亨悉兵漢城下友德遣驍將擊敗之戴亨與吳友仁自瞿塘來援復敗之遂拔漢壽大亨走成都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又敗之高帝手詔責和曰皇

帝問征西將軍傳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次於平川乘勝之機正在今日將軍當水陸夾攻使夔人首尾受敵乃頓師溪口俟水落將軍欲辯象焉乎皇帝問將軍前與將軍言不記憶何怯也會漢之筏浮湍下永忠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繇紙溪坊趨夔與鄰興戰大敗之進兵瞿塘鐵鎖飛橋亙關口不能舟永忠選壯士數百衣莎衣襆弁自蕈舁小舟持餱粮水筒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度已至士精兵黑葉渡皆以

鐵累頭置火鎗火砲黎明與蜀人戰上流之舟鼓而下：流之舟火而上夾攻大破之鄧興中砲死焚其飛橋若治也擒其将八十餘人斬首以千計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遂入夔永忠乃與和尔率水陸軍會重慶而丁世真復來陷文：州将朱顯忠悉兵拒戰死之千户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丈東門六月丙申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夏人大懼或勸昇奔成都彭氏注曰今大軍勢如破竹守必不支若使天統

之君薦其血腥以比於蒲昇開明妾母子母久苦蜀人也昇乃詣軍納款永忠曰征西將軍來至癸卯將軍至受之送昇并降表於京師七月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驅象戰前鋒弩射之象反蹂壽兵友德亦中流矢已聞昇降乃降戴壽向大亨鄒興莫仁壽劉仁丁世真皆王珍諜勇目而夜眼陳飛天張鐵頭張雙刀王畫驍將也壽大亨仁壽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沉死世真復集其餘黨寇秦州守將潘基固守五

向餘擊走之世真敗夜宿梓橦廟為其卒所殺卒赴
京師自言帝曰殺上非義不予賞灰仁據保寧不下
最後江夏侯乃下之明昇至京師高帝詔議受降禮
省部上言宋乾德三年蜀王孟昶降請考故事雜定
其儀具有叩頭伏地待罪禮帝曰昶奢淫自恣昇幼
孽自臣下可免其叩頭伏地八月乙丑率官屬見封
歸義侯賜冠帶衣服第宅於京師昇之降也獻良馬
十有一匹向身長十一尺首高九尺足七尺項有肉

隱起厚五寸廣三寸貫脅終腹八立而斷不可駕帝撰祝策詔有司祀馬祖馴乘之夕月清涼山名曰飛越峯圖形爲帝終召彭氏入宮授昇與陳理於高麗也昇德性雅純通論語孝經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塲亭民為鹽駔：諸富家數為富家所凌弓兵丘義時窘辱之元順帝十三年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潘元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及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傍

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矢中士義死士誠益決戰子仁潰遂有衆萬餘乘勝攻陷泰元守臣李齊招撫之士誠拘焉亡何首黨自相殺士誠縱齊歸佯降又亡何復陷興化殺其叅政趙璉元使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齊守甓社湖士誠誘入偰哲篤出走齊還定不及遂據之僭號大周自稱誠王攻元天祐元使照磨昭招以萬户告身不納拘之册中巳使将而拒元軍昭大罵士誠怒昌之元復

使〻来士誠曰必李齊〻往下齊獄元人來攻士誠召齊出叱之跪齊反叱曰賊余膝鐵也士誠倒曳摧之曰予膝齋耳遂剮齊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使待制烏馬兒孫撝復往士誠復拘焉其明年陷揚州進陷盱眙元乃使其丞相脫〻大擊之連戰向有五日皆士誠敗會脫〻被讒免官士誠乘隙奮擊元〻兵大敗十五年留兵高郵繇通州渡江陷元常熟十六年攻元平江路破之路人楊椿力戰死因大掠轉

掠湖松常諸州時孫撝從枸謀圖士誠事泄見殺平
江者今蘇州也乃易郡隆平富諸古刹署居省院部
司於寺觀豪門以士德為平章陰陽人李行素為丞
相蔣輝為內丞相潘原明為左丞相鎮吳興使李伯
昇節制軍事而署周仁為隆平太守周仁者鍛工是
歲也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宋帝紀龍鳳二年歲為丙
申高祖既渡江稱吳公矣公有新附青軍使詹李二
將將之士誠誘焉公使楊憲通書士誠拘之遂以舟

師攻我鎮江公使徐達圍常報之我軍興與常界士誠則來寇栅而營耿君用以鎧騰栅周入刀斫之猶戰乃死軍興入於周其秋達與將王玉及士德戰甘露擊走之王子虎追士德及坎墜馬虜焉華雲龍復與士信戰舊館周將之善槊者前雲龍斷將槊將墜又虜之士誠之母謂士誠曰吾聞吳公神武英謀其將皆為死爾殆非敵莫如降也且士德在彼士誠因請輸歲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刃白金三百斤以求

士德公責士誠歸我楊憲粟加三為五士誠不能從
乃益兵圍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與達內外
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德進困常城士誠遣呂珍入城
守是年士誠引兵攻元杭州為元苗將楊完者所破
龍鳳三年春公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周將
打虎以三千人逆戰追之城西門擒其將福獲艘三
百降人二百公以長興為長安州守以炳文成而呂
珍亦食盡棄常去公得常州守以湯和士誠復遣潘

原明與他将再興戰長安州炳文擊之上新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費聚追之瑣橋又擒斬六如之公命張鑑攻泰興擒其将文德下之六月公命常遇春吳良攻江陰士誠據秦望之山王忽雷先登奪之江陰拔公守以良與其弟禎俞通海與趙馘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降其将貴及津東經洞庭賤于施口呂珍兵暴至衆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以甲蒙士督戰於舟前曰俞将軍閒人疑之引去是時元苗将揚完

者亦累敗士誠也士誠畏矣躡其後許降元輸漕粟
江淛行省左丞相達識帖木邇表於元為太尉四年
公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攻江陰水將定〻與其
別將瑞合世傑醉而入其軍死之永忠通海奮擊大
敗之其夏士誠遣兵寇常湯和與吳復力戰却之獲
辛三百又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福山港其秋又敗
之狼山是時達識帖睦邇以揚完者恃功而驕與士
誠陰圖之完者死其苗部將英李祐之劉震等與桐

盧部三萬餘人來歸使李文忠往撫焉元失完者而士誠有其杭州矣其冬復來寇常湯和擊敗之俘甲士千人舟千艘馬千匹公則使徐達邵榮廖永安攻宜興士誠餉宜興又不下公令西截太湖口斷其餉乃下城之守以楊國興士誠復來寇國興力疾戰繳擊其舟沉其人亡數士誠僅與數騎遁則復來徐達率邵榮廖永安覆之獲其衆三千永安出擊士誠於太湖遇呂珍獲焉公以衆三千易永安士誠不可曰

必易士德士德在我囿中險與元合公叙之五年士
誠使其將蘊同僉寇江陰蒙衝蔽江牙於君山陣于
江塢吴良曰毋動彼衆我寡上計使其弟楨整而當
北門鋒交使王子明馳出南門擊之擒其將士二百
餘殲溺亡數是時公既有嚴婺取諸全士誠則復来
侵嚴李文忠使別將從小北門過鮑婆嶺碧溪塢迎
戰大破之復破之大浪灘復破之分水縣嶺士誠屢
不利則復侵常湯和復擊敗之吴良間道擣其援兵

錫山常州江陰者可以出京口控大江周吳所必爭
地故日相還喂而吳每敗周周用不得過江以北者
吳良也公自將取紹興守以馮國用國用李紹興復
為周則遣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其婁
呂珍堰水圍諸全胡大海奪堰反灌珍珍廢折矢
誓求解去許之其冬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陸
婁二元帥花將軍據縣之新城三溪寨而遏我師元
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自是

士誠不敢窺嚴婺是歲元大饑徵士誠漕粟賜之御酒龍衣使方國珍具漕舡士誠欲背之叅軍俞思齊曰向時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是時也方國珍慮士誠掣其舡士誠亦慮國珍賺其粟然卒輸元六年漢友諒與士誠約從寇我建康士誠不敢從而使其將李濟據濠州公曰濠吾土也吾有國無家即欲取之劉基勸公先伐漢於是士誠闚土加廣南自紹興北踰江淮至于濟寧矣七年公征

漢江州士誠遣李伯昇以十萬兵寇長安州陳德華
高貴聚皆來援伯昇夜至刼其營諸軍潰劉成死之
獨耿炳文嬰城守伯昇為城車礮石填塹造火舡焚
水關攻益急公鬪遣常遇春自江州來救伯昇遁炳
文從城中出合擊之俘斬五千十八年春李文忠所受
降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叛于處金華剿獲胡大
海耿再成遂據處士誠鬪亂使士信率兵十餘萬圍
諸全守將謝再興晝夜守鏖戰二旬有九日設伏敗

之士信憤益攻城〻中兵少再興走嚴告急文忠文忠曰嚴兵六僅蔽境衢信兵則方西攻漢夫兵貴虛聲使榜境上曰按撫伐徐右丞兵五萬出徽州邵平章兵五萬出右江不日至矣周人疑呂珍方謀退舍五里而胡德濟以信州之兵來興再興分門軍夜半蓐食鼓出城衆亂德濟追擊大破之九年士誠遣呂珍率二十萬衆破劉福通安豐殺之四月謝再興與周私為市公怒奪其軍再興懼叛降周而為周寇東

陽李文忠率精兵自嚴晝夜馳破之義烏乃與胡深復諸全並五指巖下城之公守以德濟士誠名雖降元也然城池錢穀甲兵皆其自據及有抗元復授士信行省平章達識帖睦邇虛名而已至是令其屬頌功德求王達識帖睦邇畏之為再三請皆不報其內史陳基謂當霸時士誠不聽竟自立易周為吳使人數達識帖睦邇過失曰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其印幽之嘉興而脅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使請為真王

欲奪其印普化帖木兒怒封印庫中曰頭可斷印不可妄得也自鴆死達識帖睦邇曰大夫死亦死於是士信自為丞相當是之時浙西數富繁盛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為好士築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士無賢不肖與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至士信用事踈蕳舊將所用為府中叅軍者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皆書生耳繇是上下爭疑莫肯用命吳中謠曰黃菜葉作齏顛一

夜西風來乾鱉士信自出將多樗蒲蹴踘擁婦女酣
飲其命將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亦日
載妓飲博即失地喪師士誠置不問或復用之十月
士信冦長安州耿炳文費聚擊之獲其將與祖士信
怒益圍城湯和自常來與炳文合擊大敗之是年諸
將奉吳公為吳王矣明年春士誠復來冦長安州炳
文連破之城下二月士誠憤諸全之敗遣李伯昇扶
我叛將謝再興以二十萬師踰浦江圍新城旌旗相

綴州縣官屬皆預置以來精兵數萬分屯城北道我
援道繆美應之北門覆其先鋒斗巖下偽吳人攻西
門美趙之再戰再捷德濟曰彼賊衆毋輕之師李文
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出浦江為援士誠又
自以兵從桐廬遡釣臺烏石將犯嚴文忠扼以舟師
未至千戶佑見執諸將恐文忠分署守禦自如率指
揮朱亮祖而下行次浦江令銜枚走新城明日偽吳
人空壁來文忠與其數十騎馳之身格殺數十八王

英從之貫陣而入德濟鬬之鼓譟而出偽吳八自相
蹂躪血數於溪彬亮祖擊其餘衆俘獲將士六百餘
人馬三千六百餘匹輜重鎧甲舉之數日乃盡伯昇
與其五太子俱遁於是吳王欲先取其淮東諸郡縣
然後專事隆平以其秋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
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
步舟師並水陸進十月達擊敗士誠兵軍海安壩進
圍新城敗其援兵常遇春復擊敗其李院判擒其將

士五百餘人士誠恐失泰以舟師四百出大江薄海
安次范蔡港而不即泝上流王恐其疑我使廖永忠
禦范蔡港大軍仍軍泰：下徐達引兵趨高郵王又
恐其潛入使還軍泰以圖淮濠而命馮勝節制高郵
軍於是士誠不逞宜興使達歸援破之士誠將復以
八萬兵攻安吉守將費子賢以所部三千拒敎其梟
將二人皆驚潰去是歲除日士誠以舟師數百駐君
山復出兵自馬馱沙泝流窺江陰其明年正月朔王

親往救既遁使康茂才出大江追之別伏一軍江陰山茂才力戰浮子門大敗其五百舟棄而登岸者伏大起擊之虜若溺無算徐達自宜興還軍高郵拔之與茂才進破其水寨於馬騾港淮將梅思祖以淮降王按淮圖見郯子角臨令達絕郯子角而軍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而江淮行省平章韓政亦敗李濟于濠州降之於是王数士誠八罪諭告天下大舉入除平以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使先趨湖州而

使李文忠趨杭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應遇春軍
湖港口擒其將義又旺趨毗山擒其將清及海進之
三里橋士誠將三其軍達遂率兵攻之有言曰不利遇
春曰何待日敗其一軍其兩軍皆遁遂圍湖王國寶
破其同僉得全等城南門士誠遣呂珍與平章朱暹
及其五太子出兵六萬號三十萬屯城東舊館出我
師背達與遇春等陣東阡出偽吳之背夷溝埋港絕
其粮道士誠身來戰皂林之野達等敗之虜其戴元

帥及甲士三千餘人是為秋八月九月士誠遣同僉徐志堅出輕舟覘東阡會大風雨天晦遇春令勇士以划船数百突擊擒之得衆千餘士誠復遣其右丞義覘舊館將還遇春扼義歸路士誠援以赤龍舟親兵得脫則與其壻潘元紹屯赤龍舩兵於平望潜士小舟烏鎮遇春縣別港追襲之火其平望之赤龍舡而舊館援絶是役也王銘挺戈先登於是遇春復攻義烏鎮皆敗走追破其六寨於昇山降其二帥傾時

引數舟從徐達繞井山僞吳之兵忽相視而笑時引壯士數人躍之僞吳八大敗士誠急使五太子來援薛顯前奮擊其舟焚之郭子明衆創戰又大敗吳五太子者故姓梁士誠養子也短而捍平地決起丈餘又善沒也珍材器敢戰常鄙華裳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則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於是以舊館降矣乃狥珍湖城下城中大震時李伯昇以司徒為守將欲自殺左右抱持之遂降伯昇者十八人

中士誠與呂珍共降也隆平之人謂之負友令蘇人呼負友者曰李司徒也而文忠趨杭攻下其桐廬富陽餘杭〻將原明詣款而雲龍攻嘉興亦克之十一月徐達擊走其將義於鮎魚口康茂才持戟督軍敗之尹山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遂至隆平城下諸將分門軍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

輝軍城西北刀劍林立飛鳥為之不下士誠閉殊堅
也達統而鎖城屯田贍士士誠則嬰城守達為飛塔
臨車以俯崇墉士誠則蒙市達實大礮〻風之中人
靡不死者士誠則亦大作礮禦軍蓋我將茅成死焉
吳元年圍七月矣尚不下其六月圍益急士誠欲突
圍決戰城左之陣嚴遣其將潛出西門轉至閶門將
奔遇春營遇春與戰未決士誠遣將〻兵千餘助戰
而自出山塘道狹麾其軍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足

下猛取彼衕曰諾決而鼓二刀遇春麾之以其軍吳
人擠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
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亦
溺肩輿馳入郛忽忽無所出李伯昇使客往說曰臣
欲為公言興亡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
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
也公初入高郵十八人耳而元兵圍公百萬然公卒
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

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爾然令公當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可以強今至於此臣恐公之為項氏也士誠曰足下獨者不言今何及矣客曰公子弟親戚將帥羅列內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失掩不以聞即聞亦置不當罪當此之時臣言固不得聞也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臣能及之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利則為之

不然自苦耳公不見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建康之兵戰于姑熟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其舡天反風焚之兵敗身喪何者天也人亦無如天何今攻公益急公恃湖州援則湖州失恃嘉興援則嘉興失恃杭州援則杭州失恃區區守此誓以死拒何見晚也且夫公地譬之博者得而失之何損于初公何不以此時馳一介使自述所以歸義捄民之意幅巾待命當亦不失萬戶侯士誠仰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

熟思之壬子復猝出胥門索戰甚銳遇春禦之少却士信悮城樓督戰見士疲忽鳴金收軍遇春因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復壘而迫其城士信方據銀椅與其下會食進挑未嘗礟碎士信首莫天祐者無錫之力人也楊茂莫將之善游者也天祐使茂游而通士誠達獲爲與之賞盡得其游書知其城中木石俱盡令軍中屋木笆竹蔽而攻城擊其盤門益急九月破其葑門遇春亦破閶門遂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

城拒戰知不敵降日晡城破士城更收餘兵二三萬身戰萬壽寺東街復敗從數騎倉皇歸曰恨不從先母言顧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與其亂嫗金出亾其二幼兒驅妾媵上樓焚之而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方亦欲自經達使伯昇往諭伯昇驚前抱持之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昇士誠舊盾上途易以故闔至達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始士誠累表莫天祐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以守無錫

至是尚未降州人張翼率父老入語張氏縛夫公守為誰天祐擲帽於地曰誰不如降也遂出降達以士誠及其偽將相併元宗室九人送建康士誠舟中閉目倘餓比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照公不照我遂自經死王命劉三參軍蒙於旗竿之首府隆平曰蘇州太祖既有天下怒蘇久不下故困以重賦久之微行過一嫗坐嫗榻移時訊問曰嫗何自曰自蘇來徽塵曰張士誠何如嫗曰張王平輕財好施是德蘇太祖

乃喜蘓人易思耳久之賦悉減

方真故國珍也名珍以字行　太祖既定天下来歸避御諱改曰真字谷貞云國珍者台黃巖楊嶼人長身黑面體白如瓠元末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海中童山也珍生而山榮珍兄璋弟瑛珉凡四人又有從子明善皆膂攎善馳跳驟馬故海上鹽徒與蔡亂頭為怨家官弗問其曲直亂頭入海行刼元懸格捕之珍率千八捕應格賞不及曰獨蔡能變邪黃巖

入尊上主珍父尤柔良為田戶事主甚恭田主數侵蝕之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何乃恭父曰我與所衣食也父沒田主來索租其欲侵蝕如故珍具美醞盛饌醉死之醢而瘞於竟久之泄州太守使捕之珍方食左舉几自遮右持門閂格殺捕者遂亡命海上為元海運苦順帝八年也元使江浙參政朶兒只班往捕珍執之迫為請招撫許之授珍海運假千戶覺聚兵不解博攻溫焚略海上州縣元將孛羅帖木

兒擊之珍夜率勁卒火之大閤之洋執孛羅帖木兒及其部將戶復迫請招撫元授珍千戶為真官其兄弟子姪皆所部精兵三千餉之借其力以防海運珍登岸羅拜還止故里十二年汝潁兵起元募浙船北守大江珍因是且及我復聚衆入海元將泰不華與戰澄江潰而薄其舟手刃其數人遂為珍所殺是時南北諸部聚嘯所在響應元復使：即拜珍徽州路治中珉廣德路治中瑛信州路治中珍使盜待使者

於隘殺之元復招拜為海漕萬戶珉衢州路總管始受命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欲借其力以禦之授珍江浙行省平章累進左丞相璋等各超拜有差珍為元十敗士誠崑山士誠大畏稱臣歲輸歲粟元多珍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郡珍以璋珉居台明善居溫留瑛自副十九年吳公征下婺衢處諸郡使典籤劉辰往說珍與其下謀曰元運垂盡郡雄皆作今江左兵精甚所至無堅城與

我角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若陽順之以觀其變其六可也乃使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使其子亞闢入質公曰凡質疑也不疑胡質厚賜遣之珍復納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許之其時閩尚未附遂以珍為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其三弟皆有官珍使珉領樞密著事自稱疾受印而已又歲為元轉致士誠所輸粟元累加太尉江浙行

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璋珉瑛皆行省平章亡何苗將劉震蔣英叛我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大海頭往見珍其下皆賀珍不許曰吾故言江左如錢鏐即出師助擊之璋中流矢死然其不歸三郡如故公欲徵之珍報曰三郡在也惟足尚畀元吴公亦未便守之公若克杭撤吴之蔽三郡歸公是我代公守也吴元年　高帝為吴王李文忠下杭珍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觀望持兩端吴王怒使徵糧二十三

萬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成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根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邪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倍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以海上者公審思之珍懼與其弟侄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庸曰江右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二者皆非主所自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

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量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甕中鼠耳敗可知也江左之吳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予伐之心此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有張氏之二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跬步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徹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珍不能用其九月吳王命參政

未亮祖率浙東水陸二軍往擊之其時張士誠已失亮祖遣裨將嚴德至新昌攻其關嶺平之進擊國珍台州德戰死亮祖急攻其城珍夜走黃巖入之遂徇下僊居諸縣轉追至黃巖珍燒廨宇民舍入海其將合兒魯出降十月復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擊國珍慶元而亮祖復自黃巖至溫陣城南七里明善出戰潰還奔入城亮祖與裨將張浚湯克明徐秀柴虎克之明善已先

挈妻子入樂清遂分兵狥降瑞安十一月亮祖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而征南將軍和副將軍禎亦自紹興渡曹娥江降餘姚上虞二縣進擊慶元至城下珍載寶貨子女以海上追擊之大敗還師狥下溫台諸縣而王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從海道會和珍諸將校皆叛散乃使弟珉遣其子明完明則籍所部吏士船馬資糧以降明完亞關也而珍亦與明善出降亮祖於黃巖其臣詹鼎為

草降表詞辭而恭吴王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趣國珍入既見讓曰公胡反覆陰陽苟我戎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赦楠以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亦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上幸濠遇珍賜第京師宴會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而已一日侍宴坐不能興舁歸上官其二子曰令珍見也珍卒年五十六其始起至降凡十八年本無學術所用書佐泰謀錄胥吏

進皆苟利無遠略其兄弟子惟明善頗順理他皆闒茸自營一時政令租稅任意為輕重民有死罪不刑納之曲蘧而撻之端云

石匱書曰夔之猶長也混一區寓幾至百年神人之憤極矣群雄能逐元鹿顧往往以貪殘失之明王出世一語夫寧知妖孽之為禎祥也哉漢最強殪亦最先吳次之蜀又次之總之為　聖王驅除雖耳方氏狡如脫兔先發後亡以正終為幸矣